

三兒奇遇記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三兒奇遇記

月八年十三：版初

九角五分

(外埠酌加寄費)

著者

N. W. Putnam
Norman Jacobsen

譯者

陳伯吹

出版

山城書店

發行

山城書店

分售

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五二三弄三十號

譯序.....三

一 遇見落潮先生和漲潮先生.....五

二 遇見風先生.....二〇

三 遇見光先生和雨先生.....三六

四 遇見黑夜太太和白晝先生.....五五

五 遇見火先生.....六七

六 遇見雪先生.....八一

譯序

所謂「民主國家」的綏靖政策，終於惹動了法西斯國家的侵略狂，人類給陷在水深火熱中了！

上海，被謚爲孤島，這四年來一直沈淪在低氣壓中，暴風雨不住地襲擊着，但孤島上畢竟尙有不少有心人，喊過「救救我們的國家」之後，接下還喊着「救救我們的孩子」

米已經從法幣十二元一担漲到一百五十元了，（自然其他物價一般的高漲，舉不勝舉。）物質的食糧，顯然嚴重到透頂；精神的食糧，何嘗不如是。而以孩子們爲尤甚！

動手譯這冊書的時候，雖然一半是爲糊口計，一半也有這個意思；可惜環境特殊，只能選擇溫和一些的。

原作者在我們國內不甚熟悉，也不詳其生平事蹟，可是寫幼年兒童的「自然常識 A · B · C」還恰到好處，既避免那「『兒子問』『父親答』『』『學生問』『先生說』」的機械的科學故事型式外，情節還生動，也熱鬧，尤其文字的重複，是很合兒童心理的。故事後面附着的測驗與問題（容再版時補譯），更多教育的意味。

原作者把「潮水」、「晝夜」、「陽光」、「雨」、「風」、「火」、「雪」等作「人格化」的敘述，似乎涉及「鳥言獸語」之嫌，但是這樣可喜的動人的描寫，究不失為「藝術的製作」！不然，安徒生（H. Andersen）的童話（Fairy Tales）價值何在呢？

這書的出版，在此時此地，也許沒有多大的益處；然而替代一般流行的「小學生書信」、「日記作法」以及「武俠」、「劍仙」之類，或者尙勝一籌吧。

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

一 遇見落潮先生和漲潮先生

在小山頂上，有一座大屋子。

在這座大屋子裏的臥房裏，有一隻又大又闊的木床。

在這隻又大又闊的木床上，躺着三個小孩子：叫做溫兒，良兒，淑兒。是的，這不是他們真正的名字。但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叫他們，因為這名字對他們是很配稱的。

溫兒，良兒是男孩子，淑兒是他們的妹妹。他們三個是同年歲的，在一個時候可愛地生了下來。

他們是好同伴，三個在一起吃，穿也在一起，還並排地睡在那隻又大又闊的木床上。
娜娜，是他們的保姆，一清早便跑進房裏來喊醒他們。她看他們蜷伏在一起，像小貓咪們擠在窠裏。他們打着呵欠，伸着懶腰，在他們起來之前，先泡了一個溫水浴。

今天，太陽覺得很快樂，並且休息得也夠了，很早很早就升了起來，陽光在窗上照得這樣明亮。溫兒覺得有什麼東西透過他閉着的眼睛，便張開來了。溫兒在又大又闊的木床上坐了起來。一會兒，溫兒推醒了良兒，良兒推醒了淑兒。

「看呀！」溫兒說，「太陽升起來了，讓我們起來吧。」

他們三個就滾到床邊，滑下到地板上。

「這屋裏是很靜，」淑兒說，「時候必定是遲了，粥也一定冷了！」

「是呀，讓我們快點！」別一個說。他們也不再去叫着娜娜，因為怕她罵他們睡得這樣懶。他們快快穿上衣服，淑兒替溫兒扣鈕子，溫兒替良兒扣鈕子，良兒替淑兒扣鈕子。他們用不到娜娜，自己弄得很好。

當他們穿好衣服，跑出廚房，輕輕地跨下樓梯，但下面沒有一個人。這正和遲起相反，其實他們起得太早了，誰都還沒有醒。

「啊呀！」良兒喊着，「我們做些什麼好呢？我們不能再回到床上去！」

「真的不能！」別一個也同意，「因為我們現在醒得太久了。」

他們只好到園子裏去。那裏有三隻小鴨，也起得極早，很忙的在草上喝露水，這些鴨是他們的——一隻是溫兒的，一隻是良兒的，一隻是淑兒的，所以他們立刻追趕牠們，要試試看捉住牠們。

但是小鴨們逃得很快，而且叫得很響，溫兒怕牠們把家裏人吵醒了，所以他們不再追，不再捉了。

「來，讓我們跑下海灘去。」溫兒說，「在這兒吵鬧，不如跑下去有趣。」

「唔，是的！」良兒和淑兒同聲喊着。

他們就跑下去，穿過可愛的綠草紅花的場地，跑到平的黃的沙灘的綠水旁邊。他們都吃了一驚！

這水遠望過去比了可愛的場地還大得多，水底下的石頭也可以望得見，有幾塊突出在水面上，海藻緊繞着牠們，像長長的頭髮。水波微微地動着，動得很柔和。

相同。

三個孩子獨自來到水邊，這還是第一次，這海灘，和從前站在場地上望過來是大不相同。

忽然他們聽得一個沈重的聲音說，「我的小朋友們，早上好哇！」

這是一個十分和善的聲音喚着他們，他們對着聲音來的地方看，那兒，沙灘上，站着一個很高很瘦的人，披着一件薄紗的浴衣。

現在溫兒，良兒和淑兒，放出很好的態度，當他們看見他對他們說話時，立刻很有禮的對答着。

「我們很好，謝謝你！」他們說，「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是十分歡喜來看你們，」這很高很瘦的人回答說，「我隨時希望來看你們。」

孩子們聽到這話非常驚奇。

「但是我們每天來到這裏的，」溫兒說，「却從來沒有看見過你！」

「啊，那因為你們來時，正當我不在這裏的緣故，」這很高很瘦的人說，「你們來時，

正當我的弟弟漲先生在這裏。我是叫落。」

「落先生？」溫兒重複說着這句話，其實他是聽不懂。

「落潮是我的完全的名字。」這很高很瘦的人解釋着，「我的弟弟，漲潮先生，常常引動了很多的人，你們知道，大人們比較起來喜歡着他，他們來時正當他在這裏，他們還帶來了孩子們。因為如此，我就不能遇見孩子們了！」

落潮先生說到這裏，嘆一口氣，因為他很歡喜孩子們的。溫兒，良兒和淑兒，都覺得對於他的熱情很抱歉。

「但是和大人們一同到水裏去是比較安全一點呀。」淑兒說。

「安全一點！」落潮先生高叫起來。「我一定要說不是。為什麼，當我在這裏，鯊魚便沒有足夠的水可以進到這裏來。你們可以涉水，永不會濕過你們膝上，這才是安全，真的！」

「啊，原諒我們，先生！」溫兒很有禮貌地說，「我能夠知道這是真正的。這水多麼可

愛呀！我願意我們能夠走下去。」

「對啊！爲什麼不能？」落潮先生問着。

「因爲我們被叮囑着永不要獨自來，」淑兒說着，很憂鬱。溫兒和良兒點點他們的頭。

「但是你們如果同我一起下去，就萬分安全了。」落潮先生說。

「那是真的！那是真的！」溫兒，良兒和淑兒一同喊着。在一分鐘裏，他們預備好了走下水去。

落潮先生營心着他們，領導着他們，走進小小的破浪中。

啊，多麼有趣呀！從來沒有湊過這樣舒服的浴。落潮先生對待他們很和善。他把海底下各式各樣的奇怪東西，指給他們看。

在許多石頭中間，小青蟹們跳着舞，那橫爬的樣子很有趣。他們又看見梭子蟹們，每隻都有一對大螯，好像一張四弦琴樣子。落潮先生把幾百隻隱士蟹指給他們看，牠們住

在租借的屋子裏。他說牠們這樣做，是因為自己沒有殼，便借用着海裏的別種動物們所蛻脫下來的：有的住在玉黍螺的殼裏，有的住在海扇的殼裏，小的一些住在小蝸牛的殼裏。

當牠們長得太大，滿了一殼，「落潮先生解釋着說，「牠們就搬動了，去找尋另外一個殼可以住得下牠們，那最最大的，住在又大又長鬆曲的玉黍螺的城堡裏。」

這以後，落潮先生把螺螄指給他們看，牠們生活在水底下的石頭上，像一叢針刺的一羣，牠們找尋牠們自己的一類，爲了要幾百幾千地住成一羣——雖然擁擠得緊緊的。「牠們難得搬動，」落潮先生說，「牠們是固定住在牠們的地方。但是現在去看銀光魚去，這無知的鹵莽的東西，牠們是夠活潑的。」

他領着路走到一處地方，這水是低淺和溫暖，這裏有幾百條小銀魚，在孩子們的手指中間穿出穿進，這使得他們喜悅得叫起來。

落潮先生指給他們看的，不過是這裏的少數的奇怪東西，這裏是水潭，滿是海藻，望

過去好像是花帶子。這裏還有許多小洞穴，像小小的湖。

最後，淑兒，她老是第一個想起她的媽媽來的，說他們就要走了。她一定把早餐端正好了。

他們穿上了他們的衣服，恭敬地說聲再會，並且謝謝落潮先生，使得他們有這樣一個好時光。

「再會！」落潮先生喊着，對他們招招手。「明天再來——早晨——要稍微遲一些！」

「明天！」孩子們叫出來，他們回去吃早餐了。

在園子的門口，他們遇見三隻小鴨，似乎在等候他們。

「小鴨們有浴衣，明天能夠和我們一同去，不是很好嗎？」溫兒說。

「是呀！」良兒說。

但是淑兒是聰明的，她說：「這海水對於這樣小的鴨子是太大了，牠們應當有牠們

自己的小池子——很安全的一個！」

正當這時候，娜娜從山路上走下來了。

「怎麼，你們三個孩子在那裏？」她說，「媽媽下來了，爸爸也下來了，如果你們不快快走，粥都要冷了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孩子們又和太陽一同起身。他們彼此互相幫助，快地穿好衣服，比了落潮先生告訴他們來的時候早得多。但是他們在園子裏走着，和鴨子們玩着，等候時候一到，便動身到海灘上。他們找到了落潮先生，正等候着他們。

「快跑！」當他看見他們，他喊着，「來看一學堂的青魚孩兒在這裏經過。」

孩子們快跑過去，淺水裏滿是小魚，他們銜着尾游過去，快活地如同孩子們做遊戲。當回家去的時候又到了，溫兒，良兒和淑兒不願意說着再會。

「明天再來！」落潮先生看着他們離開時說，「要稍微遲一些！」

第二天，孩子們是這般熱心地去看他們的新朋友，不耐煩地等着娜娜來替他們穿

上外衣連褲的衣服。「快點，娜娜，快點！」他們喊着。

當他們跑到海邊，落潮先生來了——可是他並不是獨個兒。

靠近岸邊，是一個難看的胖子。他是套上救命圈，站在水的深處。落潮先生是站在淺水的地方，並且命令這個奇怪的人退到海裏去。起初這胖子不願意去，兩個一同站着好一會兒，到後來，他去了，游到海裏，做着叫人可怖的騷動，噴吐着，濺潑着水，很快地他去了。落潮先生歡迎着孩子們。

「他是我的弟弟，漲潮先生！」他告訴他們，「你們來到這裏，稍微早了一些，或者讓我叫他走了路以後，但是現在是恰好。向前走，讓我指給你們看一條老比目魚——是我們的一個大朋友！」

孩子們高高興興地跟他去，他們快活，他們相信他不是粗暴的漲潮先生。差不多有一個星期，孩子們每天早晨到海灘去，和善和的朋友落潮先生，玩一個可

愛的時光。

後來有一天，一個可愛的婦人，是孩子們的母親，喚着他們到她面前去，她立刻用她的手臂圍着他們——溫兒，良兒和淑兒。

「現在，親愛的孩子們，」她說，「我從娜娜那裏聽到的，她說你們獨自去到海灘的，並且[？]恣浴，這是不安全的！」

「唔！但是是安全的，」溫兒說，「落潮先生是在那裏。」

「落潮先生？」媽媽說，「他是誰？他怎麼能使得你們安全？」

「他是一個很高很瘦的好人，」良兒解釋着，「水只高到他的踝上，所以必定安全的。」

「並且他老是照顧着我們。」淑兒再添上一句。

「好，那麼，」媽媽說，「我要去同他談一談，並且看一看他，我好放心你們同他在一起。」

媽媽撐起陽傘，溫兒拉着良兒的手，良兒拉着淑兒的手，淑兒拉着媽媽的手，他們一

同跑下海灘去。

但是當他們走到那裏，看不見落潮先生在什麼地方，那個粗暴的漲潮先生却站在那裏，當他看見他們，他大笑了起來，濺潑着左面右面的水，所以媽媽領着孩子們和她的陽傘急急走開了。

媽媽和她的孩子們走回來，穿過可愛的花草場地時，盡力快跑。

「天哪！」她說，「你們永遠不應當再去和這粗暴的人[！]湔浴雖然他是你們中意的一個，當心着你們，但他却不是我所滿意的一個！」

「但是他不是我們的朋友！」孩子們喊起來。

媽媽發怒了，不要聽這話。

「你們不能再獨自到海灘去，」她說。

這樣，又是一個星期，溫兒，良兒和淑兒，在園子裏發呆，他們是憂愁着，因為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好朋友落潮先生。